

1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我们上学多快乐,我们坐在课堂上。

夜深人静,手机里听到这首儿童歌曲时,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窗外月弯弯,有一缕淡淡地清辉洒进三楼的宿舍。

那一年,女儿爱宁六岁,背着小书包上幼儿园。园里组织文艺表演,音乐响起她在舞台上随着旋律和节奏舞蹈,演唱一首“小苹果”。嫩嫩的脸庞红扑扑,仿佛她自己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苹果。

音乐无国界,它是人类的一种共同表达,七个音符在世界各地传递着美妙的乐曲。

2

我们常常记得一句歌词、一首古诗、一部名著,但往往忽略作者。我们走进《铃儿响叮当》去查阅资料了解一下作者。

在十八世纪的一个圣诞节前夜,詹姆斯·罗德·彼尔彭特,作为礼物,为邻居的孩子们写了这首歌。尽管没有耶稣,没有圣诞老人,但朴实无华的词曲表现了一颗美好的心灵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至成为今天西方庆祝圣诞节节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当《铃儿响叮当》那轻松欢快的旋律在空中飘荡时,人们总能想起他——彼尔彭特。

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遵照祖父的意愿,做了一名教师。他对学生总是慈祥宽容而缺乏严厉,保守的教育界就把他挤走了。接下来彼尔彭特又当了律师,他渴望用自己的努力来维护法律的公正。他不屑于当时美国律师界流行的“谁有钱就为谁服务”的原则,看到好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总是不计报酬地为之奔忙,而如果当事人是恶棍,即使酬金丰厚,他也不予理睬。其它律师对于彼尔彭特这样的做法,自然是无法容忍的,很快,他被迫又离开了律师的职位,做了一名推销纺织品的商人。可是,在竞争残酷的生意场上,他总是因为心地仁慈而使对手获利,让自己吃亏。最后,他只好又当了牧师,想引导人们的心灵走向善良。然而,由于他极力支持禁酒和反对奴隶制而得罪了教区信徒,只好被迫辞职。

他没有想到,一生中偶尔写的一首歌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与他的人生遭遇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其实,彼尔彭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人生中的许多失意,而放弃过自己的追求,他始终坚信生活是美好的。他没有消极颓废,更没有放任自流,尽管他在许多领域都被那些品行低劣的人,排挤得无法容身,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人生理想,就失去了价值和光彩。生活也许会让他怀美好理想的人遭受磨难,但生活绝对不会抛弃美好的心灵,生活也总是喜欢美好的事物。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心灵美好的人,才能谱写出如此优美动听的歌曲,穿越漫漫时空,洗涤着我们的灵魂,震撼着我们的心房。

另一版本说:约翰·彼尔彭特并不是这首歌的作者,并且也没有非常坎坷的经历。是一位作者为了达到吸引人的效果而不惜歪曲历史,将约翰·彼尔彭特先生写成一个失败者。事实

春风又绿白马潭,这是必然,只是白马潭有了白马却是一件大事。白马潭没有白马怎行?失了色,也失了味。前个儿听说白马潭新进了几匹白马,得去看看。

母亲年轻时,常年在水利交线路上,担任随车售票员。她对这条线路上的野人寨、白水湾、水吼岭等地,最是熟悉。闲暇时,她总爱跟我念叨,说水吼人实在又热情,水吼的板栗何时挂果,白马潭的水清澈得能看见潭底的沙石。而我小小的脑袋里装满了奇思妙想,总是好奇野人寨是否真的有野人,唯恐长臂鬃密、凶猛异常的野人闯入我的梦境。水吼的水,真如传说中那般狮吼如虎啸?翻滚浪花会不会冲上马路,打碎母亲的车玻璃?还有响肠、割肚这些奇怪地名背后的山间田野里,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而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白马潭是否真的有白马,常常幻想自己骑在白马上的威风模样,“骑大马,大马高,三十六层高……”,儿时的童谣依旧朗朗上口。

一晃经年,这白马潭摇身一变,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与闻名遐迩的天柱山紧紧相依。我们常常驾车前往游览,从潜山市区出发,一路向西北行驶,沿着蜿蜒的潜河,过野人寨,上瘦牛岭,经天龙关景区,转弯,即是。一脚踢的柏油马路,畅通无阻,半个小时的车程即到达。一路春光粼粼,春风满面。山寺桃花,河边绿柳,新燕翻飞。近乎?快乎?惬意否?欣喜否?

树静风清,碎金洒洒,潭水幽幽。白马潭的练马场不大,一眼能望到

上学歌

●孔庆武

上,皮尔彭特先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与声名远播的教育家,只有他晚年的生活不甚如意。

《铃儿响叮当》这首歌曲,因为曲调流畅,给人活泼愉快的情绪受到欢迎,至今广为流传。

3

我引用它是为了忆起更多的上学经历,你听: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你看:红领巾白衬衣,操场上大杨树茁壮成长高耸入天,教室里童声童语朗诵唐诗宋词元曲,校园流淌着华夏文化的美妙旋律。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放学,排成排,站成队,喊着口号、唱着歌,少年的画卷在校园里铺展开。

邻家奶声奶气的娃娃由纯真青涩,渐渐成长成熟。

老校长退休不退岗,辛勤工作不褪色。他是学校的“北京时间”,手腕上戴着“老上海”手表,每天调准分秒针,风雨不误按时打铃。上课预备铃响起,我们小手背后唱起: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伴随着歌声结束,正式上课铃声响起,老师进教室开始上课。

女儿上小学时,我们居住的小区是学区房,和学校仅一墙相隔,前后相邻,在楼上能看见学校操场。如今上课铃,下课铃,课间操,变成语音播报+音乐铃声。

不知为什么,我怀念从前的铃声。还特意回了一趟母校,过去一排瓦房,木格窗子窗明几净,刻着“早”字的书桌和条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二层小楼塑钢门窗,操场上铺着塑胶跑道和人工草坪,铃声也是语音播报。

很难找到岁月留下的痕迹,更难想象当年的铃声,是从一截悬挂在屋檐下的钢管发出。

每日,老校长手握铁棍提前到岗,准时敲击,这种声音在空气中能传播很远。在那个年代,叮叮当,叮叮当,成了孩子、家长、教师,以及周边百姓的报时工具。

4

暖阳下,我坐在鲁迅文学院的大教室,聆听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编剧、作家、编辑家、评论家等的精彩授课。院子里的石榴树上结满了果实,寓意着各民族相互帮助、彼此交融、共同成长。

太阳当空照,花儿也在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没有背着小书包?”

小书包早已换成手拎包,现在上课带上笔记本抄写,或者手提笔记本电脑更方便。

在鲁院,我常莫名地想听一听,遥远的不可触及的铃声。

每一个同学都在用心学习,每一篇作品都是在发现和表达,每一次小

组讨论交流都是抵达与往返的收获。给我触动最大的是来自鲁迅文学院保安室的灯光,因为这里是区别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一所中国作家协会培养作家的文学院。书籍、报刊,来自全国各地,源源不断自然先存放到保安室兼收发室,保安口音不是北京人,不只是来自哪个省份,岁数不大二十出头,穿着干净整洁的保安服,人勤快好读书。保安室夜晚的灯光常常亮到半夜,一个身影在灯下读书。后来听说他回老家找了一份工作,作品常常在报刊发表。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现在想读一读他的作品,但在众多报刊中不知那篇是他写的。

5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冬天的教室砌上火炉子,红砖黄泥格外亮眼。班级角落堆放着疙瘩柴、劈材棒子,脱粒的玉米核子等烧材。早上带来的饭盒,中午热在炉子上,第四节课铃声一响,饭盒打开各种香味扑鼻而来。有大米饭菜豆腐、有玉米面山菜饺子……同学们挤在一起,有的相互品尝。

狗剩没吃饱,拿出土豆、地瓜放炉子上,用饭盒扣上,十多分钟烤熟了。小梅从兜里掏出高粱米,放进饭盒盖上盖子放点糖精,一会儿功夫变成爆米花。大家嘻嘻哈哈快快乐乐,在充满书香的校园,品尝着独特的美味。放学后,饭盒子和筷子勺子叮当着,背在书包中或拎在手中,棉手焖子、套帽全副武装抵挡着寒冷,一路放学回家。

天寒雪大,考了试放假假,过了年,整个寒假很快就结束了。当你问春天在哪里?春天已经来到你的身边。雪融化、小草苏醒、柳枝发芽……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到这里。春季里孕育着希望和生机,唱起宋扬作词的《小二郎》歌声也悦耳:

小嘛小儿子,背着那书包进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那先生骂我懒
没有学问无脸见爹娘

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田字格上,工工整整写满对春天的赞美。泉眼沟的泉水,叮咚,叮咚,四季流淌。我们打水的小水井,几块大青石垒成吕字形,两个井泉水深不足一米,水质清澈终年不冻。铁水壶、铁水桶,每天运水忙。洒水、扫地、擦黑板、清洁卫生不亦乐乎。黑板上方挂着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春天是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新气象。叮叮当的下课铃声响起,教室里飞出一群“快乐的小鸟”;叮叮当的下课铃声响起,教室里多了一群戴红领巾的少年。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鱼儿向水的本能,根儿有向土的本能,人有向上学习的本能。

上学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歌曲,上学歌伴随着我的一生学习。

当我们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时候,少年的责任油然而生,少年强则中国强!



《孔雀竹石图》八大山人(清代 1626—1705年)

如隔山,我不由打心底佩服那些策马扬鞭、驰骋草原的马上英雄,心中又生羡慕。

小驯马师是山东人,也是爱马人。他疼爱地摸着马儿的鬃毛说:“要马儿长得好,得草肥。夏天要在阴凉处避暑,还要经常给它们洗洗澡,用沐浴露洗,洗后用白马潭的水冲干净即可。这马是越洗越白。”

“白马潭依峰青峦翠的罗汉峰,山中尽是奇珍异果。潭水自岳西天仙河携仙气而来,草肥水美,花开满地,我们这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些马儿不用像白龙马那样辛苦,陪唐僧去西天取经,只需陪游客走走跑跑,权当是健身了,闲暇之余,它们可以自在地吃草休闲,尽情享受阳光、河水与山风的轻抚。”景区主理人方锐拍拍马背,笑着戏说。

日行千里是一种生活,不徐不疾也是一种生活,白马潭的白马,历经长途跋涉来到天柱山脚下的白马潭,是缘分,也是一种修为。人们向往的桃花源、人间天堂,在此都能一一实现,它们前生修得福,在此得到美好的回报。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白马潭,我们看春风得意、赏桃花满枝;可以骑马扬鞭,快意练马场;坐上竹筏,乘一汪春水顺流而下,随波吟唱“小小竹排向东流……”;在油菜花香气里饱餐悠闲自乐,碧水汤汤中畅享春华秋实。何尝不是福?

再回眸,天柱山一峰擎天,气势磅礴;潜河水悠悠向东,奔流不息。今日,我也算是骑白马,看春风卖醉。是喜,是乐,是福。

翡翠湖公园(组诗)

●欧阳玲燕

东隔堤

五月清晨,东隔堤
河水寂寂,平静如镜
两岸杂树及野草
倒映出的浓绿阴影
统治了整个水域
昨晚,以爱的名义
在这里点燃了一场烟火盛宴
现在,风掠过水面
水笔划动长足
施展水上轻功
河水缓缓移动
它不动声色地包容一切
又不断制造遗忘
在这遗忘里,听见今年
第一声布谷“割麦插禾”
在河流的上空盘旋
太阳升起来,照亮了
遗落的蝴蝶发卡
以及对面村庄的鹅叫、鸡啼
水面铺展、荡漾开来
那壮丽的红色虚无
都是我们留下的旧日光影

路遇待拆村落

沿着十一月的乡村公路
无目的地行走,未见
行人,也没听到鸟鸣
唯有墙上硕大的红色“拆”字
在秋阳下闪光

这是等待拆迁的村落
村民大部分都已搬走
一只鸟巢悬在枝杈之间
我们惊叹如此
精美与牢固的建筑
并不知它历经多少风雨

但鸟巢是空的
直到天黑,仍未见主人归来
风吹动毛栗树的叶子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树梢上的果实微微摇晃
暮色中,瘦弱而坚硬

翡翠湖公园

环翠、翡翠、丹霞
这些有着春天般质感的路名
从空中俯瞰
它们组合成爱心形状
将湖水轻轻环绕、托起

沿围墙处多有自然长成的杂树
父亲说:飞籽成林
俨然成为公园的第二道屏障
远远望去,苍劲有力
仿佛每根枝条上
都写着生命原始的野性

停一停,又走一走
时光缓慢而柔软
孔雀草、紫苏、白车轴草
在早秋的风里依然蓬勃
我挨个儿念着这些名字
它们轻轻晃动身体
仿佛是在回应我

在这里,你还会遇见
包拯、朱元璋、吴敬梓
管子、庄子、淮南子……
他们的名字和生平
雕刻在沿湖路灯的基石上
夜色慢慢沉下来
灯光渐次亮起
照着我们往前走

解玉山

转山是需要勇气的
尤其是雨天、独你一人
途中,几次遭遇三岔路口
而山,会让你迷失方向
山外有山,你既在山中又在山外
我迷恋的,还有山中植物
喜欢它们的安静
山野为家,一辈子植根泥土
秋天的最后一缕风吹过来
它们不动,就在那里
仿佛每一秒都在等待
不是这里的这一朵
而是那里的那一朵
你好像专程为某个它而来
牵牛、红蓼、秋英、紫菀
还有一些不晓得名字的
它们恣意、随性、自由
在微寒的空气里热烈地开放

中年以后

喜欢安静,喜欢慢
喜欢没有干扰
喜欢读读书、喝喝茶
或者什么也不干
清空大脑发呆呆果
累了,想象自己变成
一株植物,比如窗边的绿萝
它悄悄地发了两三片新芽
嫩嫩的绿色卷曲着
尚未完全打开
阳光透过窗玻璃
映照着绿萝,也观照着我
这个时候,我就化身一片叶
成为绿萝的一部分
补觉、晒太阳、好好生长

湖畔手记

沿着湖畔行走,芦苇
在风中不断修改堤岸的轮廓
越冬的候鸟聚于湖心
游弋,停驻,偶尔展开白翅膀
掠过这片安静的水域
更多的是大雁
这些属于天空的忠贞信使
以一生印证唯一的誓言
让人间重新相信
古老的性情未曾消逝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或许它们比我们更懂得
芦苇深处千年不渝的守护
感恩亭与惜缘亭两两相望
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你用掌心接住两枚松果
它们承载着过去岁月的重量
和来自大地深处的温度

扁担为秤:内卷时代的生存智慧

●汪文义

当城市青年在流量与绩效的窄道中内卷成陀螺,于同质化竞争中耗尽心力,湖南常德深山里,毛小欣以一副扁担为秤,在崎岖山径间,称量出一种内卷外的生存范式。他肩挑背扛,将留守老人的山货摆渡出山,把被时代遗忘的温情打捞上岸。这不仅是在助农叙事,更是一张板凳——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价值失衡,亦叩问:在集体焦虑的洪流中,个体心态的支点,究竟何在?

内卷是什么?不是谁逼谁,是所有人挤入同一条窄门——蝼脚、倾轧、喘息,把自己活成一根绷到极致的弦。而毛小欣的扁担,偏偏不走那道门。

他以高于市价收山货,零头凑整不找零,随车馈赠生活物资;他拒绝商业广告,以短视频纪实乡土,却不将流量异化为牟利工具。这并非不食烟火道德圣徒,而是义利兼顾的清醒者——以流量反哺善意,以商业支撑公益,在市场逻辑与人文关怀间寻得平衡。他的选择,是对功利主义的无声解构: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超越他人,而在于滋养他人。

有人断言,乡土是青年破局的唯一出路。此言似是而非。乡土有沃土亦有泥泞,有温情亦有骨感。物流梗阻、市场波动、品控风险,皆是现实壁垒。扁担不挑轻省事,山路不回头路。毛小欣的不可复制,恰在于他沉得住身、守得住心,于无人争抢的旷野中,踏出一条踏实之路。

但毛小欣真正的启示,或许不在于

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没做什么——他没参加任何一场竞争。当所有人都在争抢“助农博主”的流量蛋糕时,他选择了“不争”;当所有人都忙着变现时,他选择了“不赚差价”。“不争”不是消极,而是最高明的竞争策略。老子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毛小欣的扁担,无意间挑出了道家智慧的现代注脚。

心态的平衡,从来不在向外追的光里,而在向内守的灯里。只是在一个将“进取”等同于“逐利”的时代,守住本心何其艰难。毛小欣的珍贵,不在于高尚,而在于他主动退出了无效竞争,以最粗粝的实干,重建了被内卷撕裂的价值秩序。

引导青年如毛小欣,绝非简单的政策号召或返乡动员,而是价值标尺的重构。不必人人返乡,但需人人挣脱虚妄的攀比;不必人人助农,但需人人葆有踏实的底色。政策可铺路搭桥,社会可树标杆导向,但最终的破局,在于个体愿不愿在喧嚣中守住清醒,在功利中守住善良。

扁担为秤,称的不只是山货的斤两。称的是老人的尊严是否被看见,称的是青年的价值是否被尊重,称的是这个时代——还愿不愿意,为“实在人”,留一杆公平的秤。

毛小欣的扁担还在山路上摇晃。它挑得起山货,挑得起人心,称得出孤寂老人的生计,却称不出整个时代的焦虑。至于这副秤,能否称出一个时代的出路——答案不在山里,在你我手里。